

霍桑短篇小说

霍桑短篇小说

作者 霍桑

通天铁路

不久前，穿过梦幻的大门，我访问了世界著名的“灭亡城”所在地，得知最近，一些热心公益的居民出力，在这座人口稠密兴旺发达的城市与“天城”之间，修筑了一条铁路，遂兴致大发。反正有些闲暇，便拿定主意去那儿走一趟，满足满足强烈的好奇心。于是，一个晴朗的早晨，付清旅馆的帐单，指点搬运工将行李放到一辆马车后面，我便登上马车，动身去火车站。运气不坏，结伴同行的还有位绅士--名叫引路先生--他虽说并没去过天城，却似乎对那儿的法律、风俗、政策、统计数字，了如指掌，犹如了解自己的故乡“灭亡城”一样。况且，做为铁路公司的董事和大股东，对这个值得称道的企业也有权向我提供一切我希望了解的情况。

马车哗啦啦出了城，驶出郊区不远，便越过一座精精巧巧的桥。可真令人担心它太小巧，承受不住多大份量。桥两侧是大片泥潭，大地上所有阴沟臭水尽排此

处，既刺眼又刺鼻，令人着实不堪忍受。

“这儿，”引路先生道，“就是有名的‘伤心潭’--这一带的耻辱。本来不费力气就能改造成坚实的土地，所以更是奇耻大辱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我说，“为了这个目的，亘古以来就在想方设法，班扬①的书都提过，这里头曾丢进去两万多车有益的命令，可是毫无结果。”

“很可能！这种有名无实的东西还能指望有啥结果？”引路先生道，“仔细看看这座便桥，桥基可结实哩。我们往泥潭里头扔了不少书嘞，什么伦理学、法国哲学、德国理性主义；什么小册子、布道文、现代牧师的大作、柏拉图、孔夫子、印度哲人的文论；还有对《圣经》原文的不少精辟注解--所有这些，经过某种科学处理，统统变成花岗岩一般坚硬的东西，整个泥潭都可以填满这种东西。”

可是我总觉得，这桥摇摇欲坠，令人悬心。尽管引路先生保证桥基结实，我还真不愿挤在公共马车里过桥，尤其不愿人人都跟这位先生和我一样，带着笨重的行

李。好在平平安安过去了。很快就发现车站已到，这座整洁宽敞的大房子矗立在一道小小的窄门旁边。所有往日的天路客该还记得，这扇窄门从前正对大路，窄小不便，是思想自由、大腹便便的旅人一大障碍。约翰·班扬的读者会高兴地得知，基督徒②的老朋友传道先生，过去总发给每位香客一卷神秘的羊皮公文纸，如今却主持着票房。不错，是有些居心不良者否认往日传道先生这一受人尊重的身份，还扬言能拿出证据证明这家伙冒名顶替。不愿卷入这场纷争，我只想说一句，据本人体会，如今铁路沿途售给旅客的硬纸板车票，比古时候的羊皮公文方便得多，实用得多。至于这号纸板车票能否在天城门口被欣然接纳，我无可奉告。

①班扬（约翰·班扬 John Bunyan，1628-1688）：英国著名作家，出身贫寒，一生坎坷，由于宗教原因两度被捕下狱，长达十数年。在狱中发奋读书写作，完成作品多部，包括其流芳百世的佳作《天路历程》。班扬文笔朴素有力，倍受文坛推崇。霍桑本篇故事就借用

了班扬《天路历程》中的许多人物与某些情节。

②基督徒：班扬《天路历程》中的主要人物。

众多旅客已在车站等候列车启程。他们的打扮举止令人一眼看出，公众朝拜天城的情绪已发生可喜变化。班扬若九泉有知，必十分快乐。往日香客形单影只，衣衫褴褛，肩扛重负，心情忧郁，一步一步往前行，后面满世界的耻笑哄赶。而今，地方上的上等人、体面人都成群结队，整装待发，朝拜天城，好像这不过是一场夏日旅游似的。绅士们当中有些名副其实的大人物--地方长官、政治家、大富豪。照他们的榜样，宗教不得不托付给地位比他们卑贱得多的弟兄。女士当中，我也高兴地认出一些上流社会的花朵，装点天城名流的圈子再合适不过。众人愉快地谈论当日新闻，商界、政界大事，或互相打趣。至于宗教，虽然是他们心中头等大事，却大大方方地抛到脑后，连不信教者也听不到一点点令他惊诧的东西。

新法朝拜的一大便利不可忽略不提。我们巨大的包袱不再按往日习惯扛在肩头，却统统舒舒服服服装进行李

车。而且，我敢肯定，终点一到，又会物归原主。另一件事，善良的读者也会乐意了解。列位还记得，恶魔王子与那扇窄门的看守人结有宿怨。尊贵王子的随从们总是趁老实的天路客敲门之时，向他们射去致命的箭。这场争端，已根据相互谅解的原则和平解决。此举既是上文提到的那位杰出统治者的功劳，也是可敬而开明的铁路董事的荣耀。王子的臣民们，如今有许多在车站工作，有的照管行李，有的采集燃料，还有的给车头添加燃料，诸如此类合适的活计。凭良心说一句，任何铁路也找不到如此尽职尽责，心甘情愿迁就旅客，欣然采纳旅客意见的工作人员。每个好人听说这自古以来的难题能如此圆满解决，必定欢呼万岁。

“勇敢先生在哪儿？”我打听，“不消说，董事们一定请来了这位著名老将来当这条铁路的列车长吧？”

“噢，不，”引路先生干咳一声。“曾给他做过司闸员。可实话跟你说，咱们这位老伙计上了年纪，死板狭隘，好不开窍。他向来带领香客步行，所以认为别的朝拜方式都是罪过。再说老家伙从前与恶魔王子结下大

仇，老跟王子手下的人动手打架，吵个不休，害我们也不得安宁。所以，总的来说，我们并不惋惜，忠实的勇敢先生一气之下去了天城，我们呢，也可以任意挑选一名更合适更随和的人了。那边走来的就是列车司机，没准儿你一眼就能认出他来。”

这时，机车向车厢停靠过去。依我看，它模样更像把我们拉去下地狱的机械魔鬼，而不像为我们去天城开路，值得夸赞的巧妙装置。车头上坐着一个人，浑身裹着浓烟烈焰，而那浓烟烈焰，并非要吓唬读者诸君，不仅从车头坚硬的肚皮喷出来，也从他自己的嘴和肚子里往外喷。

“我眼睛没看错吧？”我惊叫道，“这到底是啥怪物？大活人么？是的话，那就是他胯下车头的同胞兄弟！”

“呸！呸！你可真笨！”引路先生哈哈大笑。“连亚坡伦^①都不认识么？基督徒的老对头，在耻辱谷里跟他恶战一场的那位呀。负责车头的就是他。我们已让他做了司机长，让他安下心来专跑天城。”

①亚坡伦 (Apollyon): 也是《圣经》中人物，无底坑的使者，见《新约·启示录》9章11节。

“妙，妙极了！”我按捺不住心头激动。“这表明了时代的解放，证明如果任何事情都能如此的话，一切陈腐偏见都有希望消除。基督徒若听说他的老对头这个可喜的转变，该有多开心！等咱们到了天城，我一定高高兴兴把这事告诉他。”

旅客们全都安安然然各各就座。于是全体兴高采烈，轰隆隆往前开，十分钟赶的路就比基督徒苦苦跋涉一整天还要多。沿途扫视窗外，一道闪电飞过，但见两位风尘仆仆正在步行的香客，浑身旧时朝拜者打扮，携带轻舟与拐杖，还握着神秘兮兮的羊皮纸公文，肩负难以忍受的重负。这些虔诚信徒宁愿坚持在艰难的小路上一面呻吟，一面踉踉跄跄步步行进，也不肯利用现代文明进步的成果。这种荒谬的固执，使我们聪明的弟兄们开怀不已。众人七嘴八舌嘲弄两位路人，还发出阵阵哄笑，算做打招呼。而他俩却直视我们，一脸

荒唐的怜悯，更引起大家十倍的喧嚣。亚坡伦也劲头十足地跟着起哄，故意让车头或他自己的呼吸，对准他俩的面孔，喷出烟雾和烈火，将他们包裹在烫人的水汽里，这些小小的恶作剧令我们何其开心。毫无疑问，两位香客因遭受磨难，将自己视为殉教志士，也得到极大满足。

引路先生指点我们看不远处一座古老的大房子，说这是一家老客栈，从前名闻遐迩，香客们常在这里歇脚。班扬的行路指南中称其为喻者之家。

“早就想见识见识那座大房子啦。”我说。

“你瞧，那儿没我们的车站。”同伴道，“店主坚决反对修铁路，这也挺在理，因为铁路把他接待客人的店子抛在一边，肯定抢走了他好些贵客。不过步行的路仍从他家门前经过，老先生时不时还能接待一些刻苦的行路者，让人家吃上一顿跟他一样老派的饭。”

这话题还没完，列车就急速冲过了基督徒一看到十字架，肩上重负便坠落下去的地方。这又成了引路先生、世俗先生、隐罪先生、坏心先生和不悔城来的一

伙绅士的话题，纷纷议论由于行李安全，我们所享受到的说不完的好处。我和其他旅客也加入进去，对此事深表赞同，因为我们行李里头有许多稀世珍品，尤其各人都拥有不少各种各样的好衣裳，相信到了天城高雅的圈子里，它们也过不过时。若眼巴巴瞧着这些七七八八的贵重物品落入坟墓，我们该有多心疼。就这样，众人兴致勃勃谈天说地，与过去的香客相比，与现在一些心胸狭隘者相比，我们这些人多有福气。说着说着，就发现已来到难山脚下，直穿这座石山心脏，修筑了一条隧道，工程令人赞叹不已。高耸的拱架，宽敞的双行轨，除非有朝一日大地与岩石一齐崩塌，它将成为筑路者与铁路公司的永恒纪念碑。虽事出偶然，它还有一大长处，就是难山隧道开挖的石头正好填进了耻辱谷，这就免了列车驶下那个令人讨厌有碍健康的鬼地方。

“真是了不起的进步，”我说，“不过，倘有机会参观一下美丽宫，一睹那些迷人少女的芳容--谨慎小姐啦、虔心小姐啦、仁爱小姐啦，及所有在那儿接待香客

的小姐们，我会感到不胜荣幸。”

“少女！”引路先生好不容易止住笑。“还迷人少女呐！嗨，亲爱的伙计，她们早成老姑娘了。个个都是一本正经，刻板拘泥，枯燥乏味，瘦骨嶙峋。而且，恕我冒昧，打基督徒朝圣的日子算起，她们就没一个人改变过自己裙子的式样。”

“啊，是这样，”我大为宽心，“那我不见她们也可以。”

可敬的亚坡伦此时以惊人的速度放汽，大概急于摆脱此地给他带来的不快回忆。在这里，他曾与基督徒交手，结果一败涂地。查一番班扬的行路指南，我发现列车距死阴谷只剩数哩之遥。照目前速度，冲入这片阴森森的地方要比原先预料快得多。老实说，除了堕入路这侧路那侧的泥坑，我没敢指望更好的下场。不过，这些担心跟引路先生一说，他立刻向我保证，说这段路即使情况再恶劣，难度也被人们大大夸张。按眼下改建过的条件，我尽管放心，可与基督世界的任何铁路一样平安无事。

正说着，列车就冲进了这片可怕峡谷的入口。高速行驶入这里的堤道时，我承认自己的心傻乎乎地狂跳不已。但凭心而论，对这条堤道最初的大胆设计者与精心施工者，真应当予以最高评价。同样令人满意的是，人们千方百计赶走无边的黑暗，因为没有一束快乐的阳光能穿透这里可怕的黑暗。为弥补这一缺憾，大地释放的大量可燃气体通过管道收集起来，送入隧道，沿途点燃四排气灯。就这样，从峡谷永远弥漫的易燃硫磺中，生出了一道光明--然而，这光明刺眼眩目，令人狼狈不堪。从同伴们表情的变化我发现了这一点。这方面，倘与自然光相比较，恰似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天壤之别。但假如读者曾到过这座黑谷，就会对能得到的任何光亮感激不尽--天空中得不到，燃烧的地底也行。这种红光四射的灯，仿佛在路轨两旁筑起了两道火墙。我们的列车闪电般穿行其间，同时雷鸣般的轰响在山谷中回荡。要是机车脱轨--人们悄悄说，那可是一场大灾难，史无前例的灾难--大家毫无疑问会坠入无底深渊，倘若真有这种深渊的话。胡思乱想弄得我惶惶不安，突然，顺着

山谷传来一声尖利刺耳的鸣叫，就像成千鬼怪撕心裂肺一齐发喊，原来却是机车到站的汽笛。

此刻停车的地方正是咱们的朋友班扬--这个心地诚实却充满奇思怪想的人--称之为地狱入口的地方。这名字浅显易懂，我真不愿再重复。不过，这一定是个误会，因为我们还没出那个烟雾弥漫的大山洞，引路先生就抓紧时机向我们证明，即使打比方，也不存在什么地狱。这地方，他说，只不过是个半死的火山口，董事们在这儿建立了一些熔炉，好生产铁路用的钢铁。同时，又得到机车所需的大量燃料。不论谁凝望过这个阴沉朦胧的大山洞口，见过它从中不停地喷出巨大的暗红色火舌，见过烟雾缭绕之中忽隐忽现的魔鬼狰狞可怕的丑脸，听过狂风刮来的可怕低语，尖利呼啸深沉颤抖的飒飒声，有时还形成几乎清晰可辨的话语，那他准会跟我们一样，急切地抓住引路先生令人宽慰的解释不放。况且，大山洞里的居民全是不招人喜欢的模样，皮肤黑黑，满面烟尘，畸形的身体，怪状的双脚，眼中闪着暗红色的光，仿佛心儿在燃烧，便从上面的小窗洞喷出火

来。还有件怪事令人吃惊，炉前干活和给机车添料的人，每回喘口粗气，必从鼻子和嘴里喷出烟来。

列车周围闲逛的人们，大多叨着雪茄吞云吐雾，是用火山口喷出的火焰点着的。令人大惑不解的是，发现了好几位据我所知以前曾乘火车去过天城的人，他们皮肤黝黑，举止粗野，烟瘾很重，与当地居民惊人相似。且同样欢喜恶意嘲弄讥笑他人。结果，这恶习使他们面部永远扭曲。我与其中一位系点头之交--此公生性懒惰，一事无成，大名好闲先生--我叫住他，问他在那儿干什么。

“你不是去过天城么？”我问。

“没错儿，”好闲先生大大咧咧朝我眼睛喷口烟。

“不过，我听说的情况太糟，就没费力气去攀登天城所在的山顶。那儿不做生意，没有消遣，没酒喝，还不准抽烟，从早到晚只有教堂单调乏味的音乐在响。就算人家给我地方住还不收钱，我也不想在那种地方待下去。”

“可是，好闲先生，”我惊叫道，“世上那么多好

地方，你干嘛偏偏把家安在这儿？”

“我？”这浪荡子咧嘴一笑，“这儿挺暖和，有不少老交情，所以总的来说挺称心。但愿不久再见你回来，祝你旅途愉快。”

正说着，机车铃响，几位乘客下了车，但没上新乘客。列车急匆匆向前开，轰隆隆穿过峡谷。大家和先头一样，被刺眼的汽灯照得头晕目眩。但有时候，强光深处探出些冷酷面孔，那形像和表情打着各自罪孽或邪恶的印记，透过光幕向我们怒目而视，还伸出一只只又大又脏的手，好像要阻挡我们前进。我几乎以为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罪过，在让我心惊胆战。这是想象作怪--肯定是--幻觉而已。我该为此深感惭愧。可是，通过黑谷的整个旅程我都遭到这种白日梦的折磨与骚扰，被弄得痛苦不堪，不知所措。这一带有毒的气体把我们弄得麻木迟钝。然而，随着自然光开始与灯光交战，这些虚无的幻想便渐渐失去活力。俟第一缕阳光迎接着我们脱离死阴谷之时，这些幻觉便终于无影无踪。驶出峡谷一哩之前，我还简直要发誓，这段阴森森的行程只

是一场梦。

峡谷尽头，正如约翰·班扬所说，是一个大山洞。在他那个年头，洞中住着两个残忍的巨人，教皇与异教徒，他们将被害香客的尸骨撒在巢穴四周。如今两个穴居的坏蛋已不在此地，但另一个可怕的巨人又占领了这座荒凉的山洞，专捉虔诚的旅人，将他们养肥，摆上餐桌，与烟、雾、月光、生土豆和锯木屑一道下咽。这巨人日耳曼血统，大名超验主义^①者。至于他的身材、相貌、体质及一般性格，不论他本人还是任何别人都始终无法形容，而这就是该大恶棍的最主要特点。驶过洞口时，我们匆匆瞥见他，那样子颇像个不成比例的怪物，但更像一团迷雾。他在我们后面大声呐喊，但说的话古里古怪，令人不知所云，也不知该高兴还是该害怕。

①超验主义 (transcendentalism): 指 1836 年至 1860 年间，在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康考德地区繁荣兴盛的一场哲学与文学运动，以反对 18 世纪的理性主义，洛克

的怀疑哲学，以及新英格兰地区偏狭的加尔文教派。

“超验主义”一词源于康德的哲学著作，其思想观点受到许多欧洲哲学家影响。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有 R·W·爱默生、H·D·梭罗、阿尔考特、玛格丽特·富勒等。综合文艺刊物《太阳仪》(TheDial) 被视为他们的喉舌。

列车风驰电掣，驶进名利城时天色已晚，但名利场却依然生意兴隆，展示出天底下所有煊赫、欢乐、美好的事物。因为我打算在这儿稍事停留，得知城里人与香客不再发生冲突，心中十分高兴。过去，由于双方不能和平共处，城里人曾迫害基督徒，并把忠心活活烧死，干出这种令人痛心的蠢事。而今，新铁路带来了贸易兴隆与外乡人的不断涌入。名利场的主人正是这条铁路的主要赞助人，城里的资本家们则是该铁路的大股东。许多旅客在这儿下车，寻欢作乐，或去市场赚上一笔，不再往前朝拜天城。说真的，这地方实在迷人，人们简直会以为它就是真正而且唯一的天堂。不少人甚至一口咬定，除此之外岂有它哉。那些继续向前探索
